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九

池九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六

隋書

文帝



開皇元年帝初受禪沙門曇延謁見勸興復

池九

佛法乃下詔周朝廢寺咸興修營境內之人
任聽出家仍令戶口出錢建立經像由是民
間佛經多於六藝之籍。初同州般若寺尼
智仙通禪觀言人吉凶皆驗文帝始生於寺
尼謂太祖曰此兒佛天所祐因呼爲那羅延
此云鈎太祖委仙視育一日皇妣來抱見兒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成龍形驚墮于地足失聲曰驚吾兒致令晚
得天下及長密告之曰像教將滅一切鬼神
皆西向汝當大貴佛法暫廢賴汝而興及周
武罷教此尼竟隱帝家。詔於相州戰地爲
軍士死事者建寺薦福。勅僧狂法師住大
興善寺爲隋國大統。南朝陳國沙門智周
寺自西竺還齋梵經二百六十部詣闕上進
上召見慰勞賜以繒錢
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日不得殺生命
。唐公李淵高祖初以長安宅居施沙門曇
崇帝爲製清禪寺名。海陵沙門惠盈六時
禮三千佛救民饑苦之厄一日講法華經有

第二〇〇冊

神擁從稱五道大神請授戒法云往東海巡行盈爲設食授戒而去

四年靈藏律師始與帝爲布衣交及即位建大興善寺以居之敕左右僕射兩旦參問起居嘗陪駕洛州歸之者衆帝手敕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爲善朕禁人爲惡意則一也

五年詔法經法師於大興殿授菩薩戒

六年亢旱詔曇延法師於正殿升御座南面授法帝及群臣咸席地受八關齋戒俄而雲

興大雨霑霑

雲

七年詔曇遷法師爲監玄大沙門統

八年曇延法師亡帝輟視朝敕王公已下往

臨_法內史薛道衡白弔文曰聖皇啓運像法

載興卓爾緇衣辭爲稱首屈宸極之威重申

師資之禮文三寶藉之弘通二諦由其宣暢

以誘人爲善之德爲助國行仁之方豈謂法

柱忽傾慈舟遽覆匪直悲纏四衆固亦酸感

一人○京兆杜祈暴亡至冥府王審其名曰

誤矣問祈識周武帝否答曾任左武侯司法

常在殿陛王顧吏引至大鐵屋從窓中望一

人瘦身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苦

答曰我信衛元嵩毀滅佛法故此受罪祈曰

臣誤追當還大家有說否曰汝若還為聞大
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我滅法受大苦望
為我作福相救及還以事聞帝乃敕天下人
出一錢為武帝追福見唐高僧傳法苑珠林
有此一錢為武帝追福作唐高僧傳法苑珠林
皆可為證

九年李士謙雅好佛學兼善玄談有客問三

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時

以為至論無量壽佛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淨土經

十年是年隋滅陳正月詔曰光宅顓禪師昔

周武毀教朕曾發心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

遂即興復師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獎進

僧倫用光大道。敕臣僚士庶有欲出家聽

是歲度僧至五十萬

十一年詔相州靈裕法師至京為國統裕表
辭三上帝留之不可謂僕射蘇威曰朕知裕
師剛正不可屈乃厚賜還山御書靈泉為寺
名。十一月晉王廣叔孫總管揚州迎顓禪
師至鎮設千僧會受菩薩戒上師號曰智者

池九

三

述曰世謂煬帝果戒學蕪而弒父代立何
智者之不知預鑑邪然能借闇王之事以
比決之則此滯自銷故觀經疏釋之則有
二義一者事屬前因由彼宿怨來為父子
故阿闍世此云未生怨二者大權現逆非
同俗間惡逆之比故佛言闍王昔於毘婆

尸佛發菩提心未嘗墮於地缺經云又佛

為授記卻後作佛號淨身開王受又垂裕

記開王未受果而求懺令無量人發菩提

心有能熟思此等文意則知智者之於湯

帝鑑之深矣故智者自云我與晉王深有

緣契今觀其始則護廬山主玉泉終則創

國清保龕壘而章安結集十年送供以是

比知則煬帝之事亦應有前因現逆二者

之義孤山云菩薩住首楞嚴定者或現無

道所以為百王之監也事見智

潞州刺史辛勞之立十五層浮圖州人張元

暴死復蘇云神遊天上見一堂極崇麗天人

曰辛刺史有大功德作此堂以俟之

十二年二祖慧可禪師先傳法於舒州僧祭

以是年往管城正教寺說法有和法師先於

寺講涅槃學徒稍稍引去聽法和勝憤乃

謗于邑宰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壽一百七

先謂祭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十二月智

者禪師至荊州玉泉山安禪七日感關王父

子神力開基造寺乞授五戒師入居玉泉道

俗稟戒聽講者至五千人詳見先主特開

十三年帝幸岐州蒐于南山詳見先主特開逐獸入

古窰中忽失所在但見滿窰損佛像沙門曇

遷曰比周武毀法故聖像多委溝壑帝乃下

詔諸有佛像碎身遺影者所在官檢送寺莊嚴。四月智者於玉泉說法華玄義章安頂法師預聽。七月賜智者玉泉寺額。

十四年詔建禪定寺名曇遷法師集海內名德百二十人以居之。智者於玉泉說摩訶止觀聽衆千人章安預聽。冬十月智者過

池九

岳州爲刺史王宣武授戒法沙門曇捷等請講金光明經其俗聞法感化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舍漁捕。

十五年真觀法師智者於杭州虎林山建天竺寺唐時改。二月晉王遣使迎智者至揚州禪衆寺上所著淨名義疏九月辭歸天台

○北天竺闍那崛多於大興善寺譯佛本行經等三十三部翻經學士費長房等筆受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暴亡至冥府見勢至菩薩將觀僧獄有榜云衆僧遣法迴向京師請靈巖寺額將絹百疋驢兩頭至京逢通事舍人是靈巖檀越爲奏得額不費一錢迴自思此額因我而得應銷三十疋絹乃市然布香藥等物私用入已當入梁壓地獄迴聞即首服陪還又一榜云人盜僧林杏樹截作梳村寺僧道郭拾得殘木一截仍堪作梳直八十錢當墮火燒地獄郭聞訖即時承還又榜云沙彌道弘爲衆作餽飽先盜食一鉢

雷墮鐵丸地獄弘數年口瘡乃為衆設一供
如此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内十三度死見菩
薩指示罪相以語諸人即各陪償獄拷隨滅
錄錢

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關皇三寶錄十
五卷長房先為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入

池九

五

預譯經○十月晉王遣使迎智者師至石城
乃稱有疾謂門人智越曰大王欲使吾來吾
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乃右脇西向
專念彌陀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為衆說法即
入三昧門人奉靈龕歸佛隴藏之西南峯
十八年故智者弟子僧使灌頂晉明奉遺書

及淨名義疏至揚州王答書所囑天台造寺
今遣司馬王弘一遵指畫

二十年立晉王為皇太子敕天下名藩有毀
佛天尊像者以大逆不道論

仁壽元年詔天下名藩建靈塔遺沙門淨業
真玉等分送舍利奉藏諸郡百十一塔靈瑞

之跡徧見僧傳

南山撰唐高僧傳

○南天竺三藏達

磨笈多

此云北天竺

闍那崛多

此云於大興

善寺重譯法華為八卷名曰添品○十月天

台僧使灌頂智璵至京師奉啓謝皇太子造
寺

二年西天竺沙門闍提斯那來上言天竺二

石碑說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
堅意建太三寶

三年洛陽龍門王通詣開獻太平十二策上
不能用歸而教授河汾之間續六經以見志
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以漢統天下除
殘穢與民更始起漢高止晉武凡百五

吾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以天下無賞罰三
百載矣故始晉惠訖隋開皇寓褒貶以代賞
罰春秋義包五始故今別名元經凡五十篇
以文於周隋故皆稱正統以齊梁陳周四夷
也南史云隋文帝元年正月親幸國子監
齊周隋六代之俗凡三十篇正禮樂以旌後王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之失禮論二十五篇論二十篇後王贊易
道以申先王之旨贊易則論而正之孔世稱
王氏六經能述作中說謂房杜不朝廷
三徵皆不至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房玄
齡杜如晦魏徵李靖溫彥博竇威杜淹溫大
雅陳叔達王珪皆北面受道為世卿相弟子
池九薛收等集對問之言名曰中說其言三才五
常之道天人性命之際備矣阮逸序曰大義
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
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
罪也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

方之教也守國則泥乃謂子讀議曰三
教於是乎可一矣謂之祖公述至極議諸
人位天地之中則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
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矣為長生
湯帝實文帝次子諡法號天書氏曰湯左傳
有恨也湯公隋鑑陳後主曰湯今亦謚湯如
介尚反暴也

大業元年九月帝幸揚州天台僧使智璵詣
行在所引對大平殿敕為天台寺立名智璵
啓曰昔陳世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夢其靈
曰汝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為一當有大
力勢人為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宜各國諸
寺上曰此先師靈瑞也即用為名乃遣通事

舍人盧正方奉安寺額敕秘書監柳顧言為
智者造碑立之寺門十一月二十四忌辰設
千僧齋有司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觀數溢
一人梵語達觀此云施財咸謂智者化身來
受國供是日午後使者大衆開視靈龕唯空
牀虛帳而已附人語曰我師肉身在此不得

勳帝輪其上自是知開王

二年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瞻等抗
詔不從帝詰之對曰陛下若使準制罷道則
不敢不奉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
敬俗之典帝默然而止○三祖僧祭禪師云
師初以白衣謁可禪師既傳法授衣屬周武

發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問皇初居皖
公山在舒州傳法於沙彌道信優遊江國以
是年復還舊止爲衆說法儼立而逝塔于山
谷寺。相州沙門道明亡同房僧玄緒暮行
野間忽見伽藍往投之遇道明不異平生引
緒至房緒私怪之至後夜明起謂緒曰此非
常處謹莫過堂去緒潛往見維那唱施粥皆
作血色行粥徧諸僧舉身火然如一食久維
那打靜無復苦相緒懼還所止明至緒問之
答曰此是地獄吾爲取僧一束柴煮淙忘不
陪償當一年然足受罪褰衣見膝下並焦黑
因曰公幸爲我買柴百束陪還常住并寫法

華經一部可得免苦緒許之歸寺依言爲辦
重往尋寺寂無所見僧曉錄
三年正月詔天下州郡七日行道總度千僧
上親製頌文曰菩薩戒弟子皇帝楊總持稽
首和南十方諸佛願以度人出家功德普爲
有頃無間地天宮清淨罪垢同至菩提云云
四年
五年詔天下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遣寺院
平僧量留餘並毀折廬山福林大志禪師者
素服哭於佛前三日誓舍身明道乃詣東
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臂以
報國恩上敬而許之遂以布屨經升大欄端

坐度火然之焚畢入定七日加趺而終自是
詔下而不行

九年詔改天下寺曰道場。帝幸維揚名神
僧法喜入見一日遶宮中索羊頭帝惡之以
付廷尉禁衛甚嚴而有司見其日丐于市上
命素之見袈裟覆黃金鎖骨詔以香泥塑其

他九

八

形是夕泥像起行言笑如故上異之詔釋其
禁未幾示疾而終葬之香山後數歲自海南
歸者見師殊無恙發其冢視之唯空棺焉及
煬帝遇害江都方悟索羊頭之先識

恭帝煬帝子

義寧元年五祖章安灌頂禪師於天台國清寺

為智威禪師說止觀心要

唐高祖

高祖李淵

武德

元年

詔為太祖已下造栴檀等身佛三
軀以沙門景輝嘗記帝嘗承天命為立勝業
寺以沙門曇獻於隋末設粥救飢民為立慈

悲寺以義師起於太原為立太原寺又詔并
州立義興寺以旌起義方之功

二年詔依佛制正五九月及月十齋日不得
行刑屠釣永為國式

三年

義

慈

四年釋智嚴初仕隋為虎賁中郎持母旃弓

首挂漉水囊不飲燕水至是棄官入皖山學
道見異僧丈餘謂之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
矣同軍間丘胤至山尋之見山崖峻立鳥獸
悲鳴謂師曰卽將狂邪何爲住此荅曰我狂
欲醒君狂正發同軍嗟歎而退

六年漢澤縣李錄事云常往餘法師所聽講

池九

維摩共人言議師問之曰今講此經感何人
聽荅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
級充滿然見諸天聞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聽
餘卽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唯此會獨感諸
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敕沙門玄奘三藏
住大莊嚴寺

七年上幸國學釋奠命博士徐贍講孝經沙
門慧乘講心經道士劉進善講老子博士陸
德明本名元朗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說曰三人
者誠辯矣然德明一舉輒蔽

八年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祇路
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

緝君親遊手竊食易服以逃租賦夫生死壽
夭出於自然刑德威福關於人主而愚僧矯
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
害政良可悲歎書奏不報

鎧菴曰傅奕以小人之心實一旦上書謗佛
毀教當時群臣皆所不取獨高祖薄信迷

其說今觀傳奕之疏沙汰之詔不過謂遊手竊食苟避征徭而已。嘻。學聖道以求出世間數惡化以贊理天下明善惡之應以警昏俗窮性命之旨以悟真修斯學佛者之大效。其與儒家者流將並行而不悖。豈當以征夫徭卒之賤而望之者哉。或曰。學佛之士多自農出。反而止之。所以厚農俗也。不然。今夫田家之子致身科第者。豈得而止之邪。矧夫佛道多容。不問愚智。若指其庸鄙以蔽諸賢俊。比子厚誚退之忿。其外而達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今名爲儒而資小人者。固多矣。未聞以爲者不

善而遽欲廢周孔之教。然則出家而庸鄙者。人林之未至。非佛道之咎也。

九年傳奕七上疏請除佛法。帝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曰。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棄廢。宰相蕭瑀瑀字明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

堯

十

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畔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謂之曰。地獄正爲此人設。瑀音角。見帝一日問群臣曰。傳奕每言佛教無用。卿等如何。左僕射裴寂曰。陛下昔創義師。志馮三寶。言登九

元吉謀不利於秦王秦王世民討殺之以秦
王爲皇太子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僧道
詔。八月詔傳位於皇太子既即位嘗問傳
奕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之事顯然
卿獨不悟其理何邪對曰佛乃西方之桀黠
無補國家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深惡其言
云云後傳奕得惡病偏身糜爛號叫而死少府
監馮長命夢至冥府多見先亡因問傳奕毀
佛惡病而死今受何報答曰已開付越州爲
泥犁矣當時識者謂是泥犁地獄也此若無
太宗世民高祖次子
正觀元年正月

說

說

詔京城德行沙門並令入內殿行道七日度
天下僧尼三千人詔以皇家舊宅通義宮爲
興聖寺

○詔沙門光智於大興善寺譯寶星經等五
部左僕射房元齡等監護

二年三月詔曰朕自創義以來手所誅翦將
及千人可皆建齋行道竭誠禮懺冀三途之
難因斯得脫

述曰或謂太宗手自誅殺真忍人也殊不
知隋爲不道天將興唐太宗方間關於軍
伍之中當梗化害政適在目擊不亟翦去
則有妨於機事奉天命以除殘賊非如桀

五誓啓玄門令六合歸仁富有四海而欲納
奕言豈不虧往德而彰今過乎帝後以疏頌
示諸傳問出家於國何益沙門法琳撰破邪
論謂佛教徹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時域中
之治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
蒙利國非淺時秦王府記室虞世南爲序以
贊之明樂法師作決對論責奕謗佛僧八事
有秦王府典儀李師政述內德論云勸善進
德之廣六經所未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
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
塵厥軌清邈而難蹈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
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檣巢之居文字代

結繩之政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
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早
播而可隆貝經晚至而宜替又死生無窮之
緣報應不朽之說釋氏之所明黃老之未喻
也又慧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十異
九迷之謬上覽諸沙門論議寤奕譽道毀佛
遂有蕪汰二教之意〇五月下詔以沙門道
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而寺觀鄰接壘邸溷
雜屑酤非所以爲垂教其僧道戒行虧闕者
並令罷道精勤練行者並就大寺觀居止供
給衣食京師留寺三所觀一所諸州各留一
所餘皆罷之〇六月庚申皇太子建成齊王

紂無辜殺人貫盈罪惡之比天下既定仁
心自存唯知佛法可為拯濟寔齊行懺惠
及幽關蓋所以拔沈苦以還有生真仁恕
之君也

五月敕先朝忌辰並於章敬寺設齋行香水
為定式。七月詔京城諸郡僧道七日七夜

十九

轉經行道為民祈福以保秋成每歲正月七
月視此為式

十二

三年正月詔京城沙門每月二十七日行道
轉仁王經為國祈福官給齋供。三月詔密
州師淨禪師至京祈雨師結齋坐禪感天西
北白虹晝見大雨通濟。八月沙門玄奘上

表乞往天竺求經。十二月詔曰有隋失道
九服沸騰朕親撻元戎致茲明罰可於建義
以來交兵之處凡義士凶徒隕身戎陳者各
建寺刹招延勝侶樹立福田濟其營鬼鬼者
注意鬼也
法者神明也
並見唐書
新書刪去不存以稱朕紓閔之意已

四年正月敕上官繡釋迦佛丈六像奉安勝
光寺設千僧齋。五月戰場建寺成敕群臣
撰碑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李百藥撰
破宋老生於晉州立普濟寺許敬宗撰破薛
舉於幽州立昭仁寺朱子奢撰破宋金剛於
晉州立慈雲寺褚遂良撰破王世充於印山

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破竇建德於汎水立寺
慈寺顏師古撰破劉黑闥於洛州立昭福寺
岑文本撰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三錢外戶不
閉行旅不齎糧斷刑纔二十九人天下大治
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朕行仁義旣效矣因
追念初平天下手誅千餘人不值太平即以

池九

十三

御服施諸寺命僧行懺

事見舊文歐陽新書並刪去之

鎧菴曰君舉必書故曰史史者所以記當
時失得之迹也以故惡如弑君必書醜如
蒸母必書豈以其醜惡而不之記邪是知
修史者不沒其當時善惡之事斯可爲信
史也昔范曄著漢書西域傳始論佛法陳

壽志三國則忽而不錄唐太宗修晉書於
沙門高行時有所取魏收於北史著佛老
志李延壽於南史作顏懔傳凡帝王公卿
毀讚佛老者莫不悉載其於二教之偏正
優劣當年今日未嘗不明識所歸歐陽氏
之修唐書五代史也於佛老之事則削之
夫唐書唐家之正史非歐陽之私書也借
使不足法論之可也豈當以已所不好而
悉削之邪是知無通識者不足以當修史
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較係乎人之好
惡韓歐司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詆
訶及退之間道於大顛永叔聞法於圓通

君實廣文中子之言而作禪頌言爲百世
師行爲天下法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
司馬公文章集見是三賢者始惡而終好之惜
乎聞道之晚而其先出之言莫可收也吁
佛法之取舍果在於人之好惡可不審乎
哉

五年正月

詔僧居道士致敬父母

正觀



○詔以

慶善宮爲稱太后建慈德寺爲皇太子承乾
建普光寺敕沙門法常居之爲太子授菩薩
戒○十一月化度寺僧邕禪師亡上敬悼賜
帛敕右庶子李百藥撰碑更令歐陽詢書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收石本者文字初波斯國蘇魯支立末屋
發開藏以爲實反胡神火祇教即外道梵志也敕於京師建大秦寺
波斯國在西秦六年詔以東都陽龍潛舊宅爲天宮寺 詔
杜順和上入見錫號帝心○八月七日章安
禪師示寂于國清異香滿室

池光

古

七年中天竺三藏明友來譯大乘莊嚴論李
百藥序之云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爲本於此
不通未可弘法○敕僧道停致敬父母○寒
山子者隱居天台之寒巖時入國清寺有拾
得者因豐干禪師於赤城路側得之可十歲
委問無家付庫院養之三年令知食堂常收

第二〇〇冊

萊洋於竹筍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叫喚快活寺僧逐罵輒撫掌大笑問丘胤初爲台州刺史臨途頭痛遇豐干言從天台國清來爲嘆水治疾須臾即愈胤問天台有何賢士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寒山文殊迹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胤至郡即詣國清問豐干院僧道翹引至空房多見虎迹云禪師在日唯舂米供衆夜則唱歌自樂又問寒山拾得引至竈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前禮拜二人喝胤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二人即把手而笑夜向寒巖更不返寺胤乃令道翹於村墅人家

屋壁竹石之上錄歌詩三百餘首傳於世云八年詔爲穆太后建弘福寺車駕親臨自開佛眼○尚書虞世南立疏曰弟子早年忽遇重患當時運心差愈之日奉設千人齋今謹於道場供千僧蔬會以斯願力希生生世世常無疾惱七世久遠六道怨親並同今願法帖

○敕普光寺常法師入內殿爲皇后授戒○沈萊州奏高麗三國僧與新羅百濟三國願入中國學佛法欲覘虛實耳魏徵曰陛下所爲善足爲夷狄法所爲不善雖距夷狄何益於國詎許之

九年十月玄琬法師終于延興寺遺表有云

聖帝方尊事三寶不應使沙門與百姓同科
乞令僧有過者並付所屬以內律治之帝嘉
納焉乃遣皇太子臨弔敕有司給葬具沙門葬
師始○十一月詔曰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
臺寶塔窺戶無人其令天下度僧居三千人
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者以聞僧徒有假
託醫巫左道惑衆造詣官曹囑致贓賄者朕
在情持護必無寬貸諸犯過者宜令所司依
準內律明爲條制
○詔曰老子
李姓是朕之祖名位稱號宜在佛先沙門智
實法琳等詣闕申理詔不許駕幸洛陽實等
復抗辭固爭以道士雖冒宗老子其實遵三

張符水醮錄之事後漢張陵父子教民悔過
張角其法用符水以治病故世稱五斗米道不宜居釋氏上敕宰
相岑文本諭旨實等固不奉詔帝怒杖實于
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終有譏其不量進
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復回所以力
爭者使後世知有僧耳聞者魏服

十二年尚書虞世南既卒上夢見之因詔曰
世南德行純備志存忠益奄從物化良用悲
傷昨因夜夢修覩斯人無進謙言有若平生
之舊可即其家造五百僧齋佛像一軀以資
冥福以申朕思舊之意唐史
十三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沙門慧淨道士

蔡晃入弘文殿談論三教淨講法華蔡晃問
曰經釋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
入定放光雨華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
漸故曰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
故釋第一晃曰師言不出脣何所可領師曰
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晃

沈九

十六

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
狐蹤道士神昏謂人爲畜天情大說合座歡
踊○方士秦世英譜法琳所著破邪論訛毀
皇宗敕流益州而亡○有西域僧來善咒術
令人死復蘇帝令咒飛騎皆驗俾奕曰此邪
術也請使咒臣咒之無所覺僧忽仆地若爲

物所擊者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得佛齒
所擊前無堅物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者
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及往見齒出角
扣之應手而碎

述曰夫咒以中道爲體持善遮惡爲用此
大聖祕密化物之法而持是法者必惟其

人故蘇婆呼童子等經云諸咒皆有部主

明王諸威德鬼神以爲之護即王如釋迦

薩明王即持明仙王或德神然明王部主

即金剛神藥又持神護咒神慈悲覆護於彼咒師不見其過至於諸惡

毒鬼見有爲利養誑解持誦者見彼癡人

繆執金剛杵便生嗔怒即害彼命云云今觀

西僧不知持善遮惡之義而欲以區區呪術遠來東土呪死爲功邀名人主有利欲之心無沙門之行是宜護呪鬼神乘怒以斃之耳呪騎兵死呪傳奕不死奕小人謗法罪在泥犁非奕能拒呪也此事至祕唯探索呪部者能知之佛舍利齒骨一切物不能壞彼婆羅門所攜之齒恐非佛真用矜角以碎之或金剛石僞爲之物雖足以成傳奕博物之名而終不能知吾佛金剛不壞之體世好黨奕而不知義故爲辨之庶幾乎免謗法之辜而救淪墜之苦也

詔曰遺教經者是佛臨涅槃時所說誠教弟

子甚爲詳要末俗縉素不知崇奉永懷聖教用思弘闡宜令有司多寫經本付京官刺史各一卷若見僧尼業行與經不同者公私勸勉必使遵行

文館
類聚

述曰太宗知務僧之本在於遺教故能戒有司寫經本令公相勸俾免於過其有得

於仁王護法之心也

十月杜順和上坐亡于義善寺有弟子詣五臺禮文殊方抵山麓見老人語之曰文殊今在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

十五年善導法師至西河見綽禪師九品道

場講誦觀經喜曰此入佛之津要也修餘行業迂闊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至京師擊發四部三十餘年般舟行道造彌陀經十萬餘卷盡淨土變相三百餘壁滿長安中並從其化有終身誦彌陀經十萬至三五十萬卷日課佛名一萬至十萬聲者師念佛時有光明從口出後高宗朝賜寺名曰光明云

十六年上幸弘福寺爲穆太后追福自製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謂寺主道懿曰朕頃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居釋氏先卿等能無憾乎對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詎敢有怨上曰佛老尊卑通人自鑑豈一時在上即以爲昧

朕宗自柱下故先老子凡有功德僉向釋門往日所在戰場皆立佛寺太原舊第亦以奉佛初未嘗創立道觀存心若此卿等應知十七年蘄州黃梅四祖道信禪師四徵不起乃就賜珍繒以旌其道。敕衛尉丞李義表黃水令王元策使西域遊歷百餘國至毗離

池九

丈

邪城東北維摩室元策以手板量之縱橫得十笏因號方丈復登蒼闥崛山刻碑紀唐威德。八月原州奏昌松縣鴻池谷有五石青質白文曰高皇海出多子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薩上果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云云十一月遣使以玉

帛詣鴻池谷祭謝靈觀舊史在本紀新書類
入五行志索錄異記
凡一利史李裝序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文
千太平天子李略云高皇海西子李九王八
士同生王諱契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
萬治忠孝為善教禮部郎中物退脫釋豫下
所奏

述曰高祖之順承天命也以沙門景暉有
預記乃立像造寺建齋禁殺遠遼然無敢
後一旦惑傳奕之扶言遂欲以佛法為無
用而沙汰之既而內難卒發詔已下而不
行太宗臨朝大弘斯化鴻池瑞石識文昭
然觀其屢朝譯經列聖製序建仁王之高
座注般若之真乘受戒講經問道聽法鑄

像建刹試經度人斯皆天性與能起於
稟誠知此道有助國救世之功為修身治
心之法故能與孔孟之學並行而不悖也
至言其歷代尊僧之禮則於古為尤異故
崇其位則不使釋臣重其德則加之爵秩
分亡物則悉依僧律罰有過則唯稟內科
自非石識所謂七佛八菩薩之出應世間
焉能相繼崇尚之不絕乎
十八年岑文本為中書令文本少時常念法
華普門品曾乘舟吳江舟覆人盡死文本沒
水中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既而隨波涌出
至岸獲免後於家設齋一僧後去謂之曰天

下方亂君幸不預災終逢太平致富貴言訖
不見及文本就齋後於食椀得舍利二

十九年正月玄奘三藏自西天還長安留守
房玄齡備釋部威儀迎置弘福寺是日有五
色雲覆經像上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
問西域事迹詔撰西域記所歷百國山川風
俗前史所未聞也詔就弘福寺同沙門道宣
等翻譯

二十年七月奘法師表上新譯菩薩藏經顯
揚聖教論等凡五部請帝製序○詔法華智
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前身是陳僕射
徐陵聽智者講經因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

不墜三途三人中託生四童其出家五不墮
流俗之僧後生縉雲朱氏年十八將納婦路
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誓因示其
五願師聞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爲
師咨受心要即證法華三昧

二十二年上幸坊州玉華宮召奘法師旣至
上曰朕在京苦熱故就北山泉石之涼憶見
法師故遣相屈比日所翻何經奘曰近譯彌
勒瑜伽地師論帝宣論親覽謂侍臣曰曰佛
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流典籍猶
汙滢方溟渤耳劉涓子水也世言三教齊致者
此妄談也因敕有司寫新譯經論頒賜九道

總管時分天下御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以冠其首今時石本行其文皆云蓋開二儀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二序具在上自是平章法義不輟於口敬待法師親於家人嘗問師曰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對曰弘法須人度僧為最帝說○九月詔京城諸郡各度僧池光寺五人凡度一萬七千人○十月車駕還京師敕於北闕大內紫微殿西建弘法院命樊法師居之選名德七人以從晝則陪御談玄暮則歸院翻譯止令翻道德經為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用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五竺觀之適足見

薄遂止○四祖信禪師居破頭山有老僧號栽松道者請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老矣使有所聞何能廣化能再來吾尚可待乃去行水邊見周氏女浣衣揖求寄宿歸而孕父母逐之日庸紡里中夕宿眾館及生一子棄水中明日見沚流而上氣威體潔遂舉之常隨母乞食見四祖于黃梅道中祖語其母令出家是為弘忍禪師嗣居東山大行其道眾館後為佛母寺東禪有佛母冢林間四祖登廬山絕頂望破頭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以問大衆弘忍曰莫是昶上它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如是傳○十二月皇太

于爲文德皇后建慈恩寺釋京城六德五十
人以居之各度侍者六人教太常九部樂奉
迎梵本諸經瑞像舍利五十大德入寺帝御
安福門樓執鑪致敬

二十三年四月上幸翠微宮召獎法師陪從
上歎曰與法師相見恨晚未盡弘法之意五

池光

十一

月上崩

高宗治太宗
第九子

說

總

永徽元年詔天宮慧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
大夫

二年九月四祖信禪師安坐而逝塔于東山
黃梅寺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

門人不復敢閉○法華威禪師爲天宮慧威
禪師說止觀法門○常州安國寺沙門善伏
每爲衆說法嘗云行慈不殺佛教之都門若
奉教而不能行是猶講禮而爲倨傲也又嘗
勸人修六道供以人先亡者無越此途高僧傳
三年獎法師請於慈恩寺建浮圖藏西天舍
利經像○中天竺沙門無極高至長安譯陀
羅尼集經時那提於慈恩寺釋經地婆訶羅
於弘福寺譯經一時宣譯皆極其選法門榮
之

四年日本國遣沙門道照入中國從獎法師
傳法

說

總

六年初獎法師譯因明論尚藥呂才作解頌
毀之法師慧立致書于左僕射于志寧以斥
呂才太常博士柳宣劾才妄舉有旨令公卿
學士領才詣慈恩寺就法師禮悔○尉窋國
佛陀多羅於白馬寺譯圓覺經○會稽永欣
寺有異僧來碧眸清瘦自稱我即康僧會言
訖立化寺衆驚異乃漆其軀而事之祈禱立
應
顯慶元年正月左代王弘爲皇太子敕爲建
僧齋五千員於慈恩寺○敕左僕射于志寧
吏部尚書來濟兼譯經潤文使○三月上御
製大慈恩寺碑成獎法師上表稱謝○五月

獎法師疾上遣御藥蔣季章療之師因附奏
二事一者正觀以老子名位在佛先會面陳
先帝許從改正二者永徽初敕僧道有過情
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遠官司動行枷杖
虧辱法門上曰佛道名位事在先朝尚書平
章若僧用俗法即遣停罷○十一月武后生
皇子神先滿室賜名佛光王即中宗踰月詔於
獎法師寺出家落髮授歸戒及後三寶
二年敕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樓臺廊廡四
千區詔道宣律師爲上座神泰法師爲寺主
懷素爲維那宣律師居西明作續高僧傳三
十卷起梁天監訖唐正觀○勅僧道無得受

父母尊長拜。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示寂
師得法於五祖爲牛頭第一世應橫出一枝
佛法之記。西天寶掌禪師坐亡於婺州浦
江寺計其壽一千七十二歲唐貞觀二十
九年正月生於七國

三年詔沙門義褒道士黃頤等入宮談論道
士李榮立本際義往復數四理屈語塞帝令
黃門引榮退席賜褒帛以賞之。日本國遣
沙門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
四年詔僧道入合璧宮論議法師會隱立五
溫義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茫然不知
乃更立道生萬物義法師慧立反覆詰之榮

語屈而退。詔以坊州玉華宮爲寺命獎法
師居之師譯大般若經歷四年而成凡六百
卷又般若心經及諸經論共七十五部
五年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真身釋迦佛指
骨至洛陽大內供奉皇后施金函九重命官
律師送還法門寺。西京勝光寺沙門孝整
池元親姻往來數以寺果啖之未幾得嘔血之疾
九三自云每欲疾作見赤衣使者將往黑林中大
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一人儀容
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以寺家果飼親姻言
已而失贊懼即計直償衆僧月餘乃免
述曰佛立禁戒凡僧藍錢穀蔬果器具屋

廬田山是為十方僧衆常住之物非己可得私用苟掩以爲私雖四錢已上則便成盜罪終不免淪墜之報今於孝贄果啖親姻之責表而出之則於盜用鉅數盜伐林木之罪爲可見矣可不警之

龍朔元年王元策進西天所得佛頂舍利

二年敕會昌沙門會順詣五臺山禮文殊真容衆見金光滿殿空聲讚云善哉。西蜀沙門會寧自南海附舶至訶陵國遇沙門智賢齋涅槃後分自師子國來即與對譯成文二卷

三年中印度沙門福生於慈恩寺譯莊嚴王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經等三部

卷

錢

麟德元年二月焚法師令衆念彌勒佛右脇而逝是夕有白虹四道貫井宿直慈恩寺塔帝哭之慟廢朝五日顧左右曰國寶永失可爲痛心敕用佛故事金棺銀椁五詔褒恤葬于漣水之東四方會葬者百萬人

乾封元年封岱嶽車駕幸亳謁老君上尊號曰玄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幸魯祠孔子追封太師

二年十月三日宣律師於終南山順寂衆聞天人同聲請歸彌勒內院嘗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爲岳瀆沙門再受具戒有長眉僧來謂

之曰即住世昔迦葉佛曾此立壇師乃撰壇
經行於世師初在西明寺中夜行道足跌前
階有聖者扶其足師問爲誰荅曰北天王太
子那吒奉命來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
有可作佛事願爲致之太子乃以所寶佛牙
授之師夜捧行道盡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
之池九又與天人廣問律相及西天聖迹凡三千
八百事號天人感通傳天人贊氏曰四王各
有八將護出家人吐洲少有佛法餘三洲佛
法大弘東西洲煩惱難化南洲雖多犯罪化
令從善心易調伏佛囑四天王若不護破戒
誰當行我之法故四王雖見毀禁慙而護之

見行一善萬過不計
總章元年詔百僚僧道會百福殿議老子化
胡經沙門法明排衆而出曰此經既無翻譯
朝代豈非偽造舉衆愕然無能應者乃敕今
搜聚偽本悉從焚棄
咸亨二年沙門義淨自南海附舶往西竺求
經。西京法海寺神英禪師獲吳僧義濟所
藏梁武水陸齋儀依法修設感秦莊襄王張
儀陳軫列國君臣見形致謝詳見光
三年勅洛陽龍門山鑄石龕廬舍那佛像高
八十五尺。五祖弘忍禪師以法傳行者慧
能能初至祖問何來荅曰嶺南祖曰欲須何

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
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著槽廠去乃入
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五祖俾衆各述一偈
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衆神
秀居第一座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聞之

池九

廿五

曰是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倩童子至壁間
書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
物何用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召能告之
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所
傳袈裟用以表信能體足捧衣而出通夕南
邁時道明上座聞之追至大庾嶺能即擲衣

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
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能曰
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個是明上座
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
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能曰我今說者即非
密也返照自己密在汝邊明乃禮謝而回

四年詔萬回禪師入宮供養萬回闍鄉人
反在姓張年十歲其兄萬年戍遼東母程氏憶之飯僧祈福回裹齋餘出門際晚持兄書歸母方知其神異以往回萬里人因呼爲萬回哥哥後剃髮著褐衣爲沙門
上元元年召隱士孫思邈入見拜諫議大夫

固辭上問佛經以何爲大思邈曰無若華嚴
上曰近英法師譯般若六百卷何不爲大思
邈曰華嚴法界是一切門於一門中可演出
大千經卷般若乃華嚴中一門耳於是帝始
持華嚴是歲思邈求還山乃入終南隱居篤
志佛典前後寫華嚴經七百五十部此經大

十卷者先生既長壽若一年手寫十卷
則八十年中可足七百五十部矣復舍
華原舊居玉山宅爲佛寺年一百五十歲盧
照鄰稱邈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
二則今之維摩詰傳見華嚴經本傳思邈居終南
與宣律師善時大旱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
祈雨七日水縮數尺有老人夜詣師求救自

稱池中龍師曰可往求孫先生老人至其室
思邈曰吾聞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汝能
傳之吾當救汝老人曰此方止帝不許妄傳
今事急矣俄捧方至前思邈曰汝還無慮自
是池水漲溢思邈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置
一方世不得而別難得

池元案湘山野錄云國初成都有僧誦法華有
功一日山僕來請入溪嶺見跨溪一閣僕
入報出謂僧曰先生請師誦經至寶塔品
先生野服藜杖兩眉垂肩焚香揖聽而入
設鉢飯杞菊若甘露觀一錢音還虞書其
一錢者止約百錢也僕送至中途問先生

何姓名僕曰姓孫後於僧掌書思邈字僧方嗟駭僕忽不見復回尋索三日竟迷路歸視親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鱗身輕無疾唐史言百五十歲野錄請誦經時在國初則又三百年矣

儀鳳元年中印度沙門日照至京師譯方廣大莊嚴經等十八部。初屬賓沙門佛陀波利至五臺禮文殊遇老人曰此土人多造惡佛頂尊勝呪爲除罪秘方可還西取經流傳忽不見波利遂還至是取經來上帝令杜行顓與日照共譯留經於內波利泣曰志在流布何得自秘帝乃以梵本還之波利遂於西

明寺與沙門順真重譯畢持梵本入五臺不復出。行者盧慧能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禪師爲其落髮請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蒲分戒此壇是宋求那跋摩造嘗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真諦於壇側植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樹下說無上道及師於此樹下大開東山法門宛符先記明年歸韶州曹溪寶林寺二年初杜行顓所譯尊勝經遇國諱皆避之以世尊爲聖尊救治爲救除太玄中世氏上曰佛經之言豈當避諱乃敕令改正。國清手僧智瓊爲直歲將常住布十端與始豐縣

丞李意及唐時為始豐人久而不還環死作寺家奴背有智環字既而丞亦死亦作寺家奴背亦有李意及字詳見前

述曰今時勢家多以恩例冒占寺院子弟幹僕並緣為姦取寺山造冢是陷父母於不義之地而錢穀竹木四時誅求視以為常不思它日地獄酬償之苦為儒為官不幸而負此見識以是教其子以是責其僕小得而大失可不自警哉李意及為寺家奴特其報之輕者今故表出之以為好作重過者之戒

三年老君降于北邙山之清廟勅道士隸宗

正寺班在諸王之次令貢舉人無通老子道德經

述曰自有佛以來世稱佛老立文為次吳闕澤稱道事天天事佛隋李士謙論三教優劣謂佛日道月儒五星魏叔樞撰北魏佛老志皆先僧而後道其義已定太宗謂老子李姓是國之祖遂令居佛上遽理失禮豈老子意邪太宗明君亦有時而愚乎至高宗以道士隸宗正遽理失禮其愚尤甚焉厥後武宗尚道廢佛皆二君教其愚也調露元年汾州啓福寺主惠澄染患牛吼而終寺僧長寧夜見澄來形色顛顛云為互用

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甚輕唯用伽藍物爲至重願賜救濟寧卽爲誦經懺罪月餘復來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但未知得脫之日

述曰爲沙門而不明因果私取常住之物以適己用用者受者均被其苦輕則爲牛池九

畜奴役重則受鑊湯鑪炭的論其報可不痛哉至於權門要路復不知果報之爲何義以故甘受愚僧之餌而不悟其非占山爲墳賣帖住院若主若客皆入罪門若此之流深足鄙取

永隆元年沙門智運於洛陽龍門山鑄石爲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一萬五千佛

樂

樂

永淳元年十一月慈恩法師窺基示寂勅諸寺圖形以祀師稟焚法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號百部論主世宗爲慈恩教三時傳戒二有不空教

二年西明寺沙門道世宣律師之弟也嘗以

教藏洲博學者難觀因撰法苑珠林一百卷分門類事覽者便之

則天武后聖初入宮爲才人太康崩出爲感太子即位是爲中宗元元年高宗崩皇

垂拱三年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來

第二〇〇册

永昌元年義淨三藏將梵本寄室利佛逝國
述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以是年回廣州
冬復往佛逝國。揚州白塔寺沙門道昶掌
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
曳昶下地欲斷其頸昶驚叫乞命官厲聲言
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昶叩頭言不

池九

二十九

敢違命即聲鐘集衆聲捨衣物造像設齋冥
官三日復至見昶一鉢一納不言而去昶自
是進修卒成明行

載初元年勅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並

封縣公賜紫袈裟銀龜袋

賜紫袈裟

二年勅僧尼依舊立在道士女冠之上。勅

荊州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爲國
師五祖。于闐國沙門天智譯造像功德菩

六部

卷

如意元年勅斷天下屠釣

二年天宮威禪師爲左溪朗禪師說止觀法
門。北印度沙門寶思惟譯文殊一字咒經

等七部南印度沙門法希譯寶雨經等十部
。絳州二童女依尼師出家尼誦華嚴一日
坐亡二女失望旦旦詣墳號泣三年忽生蓮
華五莖于土郡以上聞則天勅檢華根出自
舌上乃召二女入內親爲落髮令居天女寺
。始令佛經製字爲如來吉祥萬德之所

集音之為萬華嚴音義作大周長壽寺蓋武
后會改唐稱周年號長壽後改

案翻譯名義引纂要云如來智應有大人
相形如弘字各吉祥海雲又作會是吉祥
勝德之相由疑右旋而生似卍字私會是
西土字卍為方是此土字同呼為萬

廷載元年勅天下僧尼舊隸司賓即今改隸祠部以佛教有領國之波斯國人持多誕
述曰太宗時波斯持護進火救救建大

秦寺武后時波斯持多誕進二宗經厥後
大歷間荆揚洪越等州各建摩尼寺此魔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教邪法愚民易於漸染由屢朝君臣當世
名德不能簡邪正以別同異故其法行於
世而弗禁噓是蓋西上九十五外道之類

良渚曰準國朝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
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

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

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

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
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其法不茹
葷飲酒晝寢夜興以香為信陰相交結稱
為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則馮狼作亂如

方臘呂昂輩是也其說以天下禪人但傳
盧行者十二部假禪若吾徒即是真禪有
云菩提子達磨栽心地種透靈臺或問終
何所歸則曰不生天不入地不求佛不涉
餘途直過之也如此魔教愚民皆樂爲之
其徒以不殺不飲不葷辛爲至嚴沙門有
爲行弗謹反遭其譏出家守法不可自勉
京師有女人自稱聖菩薩太后召見之所言
皆驗時大安禪師至太后延入宮令女見之
大安曰聞汝善觀心我心安在荅曰在塔頭
相輪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
聽法第三問之曰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

后忻悅大安乃復問之女不知荅安斥之曰
我心置阿羅漢地汝已不知若至菩薩諸佛
地何由可知女辭屈慚懼變作牝狐下階而
走唐異記
證聖元年太后以晉譯華嚴處會未備遣使
往于闐國迎實又難陀於東都大徧空寺與
菩提流志重譯唐譯八十卷七卷八卷九卷沙門
復禮綴文法藏筆受弘景證義成八十卷御
製經序譯場初啓甘露天降內治生蓮一莖
百葉華嚴經感應傳云人間華十餘葉天華百葉淨土華千葉
萬歲通天元年遣使賜六祖熊禪師水精鉢
摩訶木白氈香茶勅韶州守臣安撫山門。

洛陽弘道觀主杜義乞爲僧賜名玄寔賜夏三十臘勅住佛授記寺寔撰甄正論以尊佛教

述曰佛制受戒以先後爲次序今玄寔以新戒而居三十夏僧之上雖曰因思實達佛制厥後劉總賜五十夏梁令因加三十

臘皆本於此日之非法也

福先寺沙門慧澄乞依前朝毀老子化胡經勅秋官侍郎劉如睿八學士議之皆言漢隋諸書所載不當除削

述曰唐藝文志有八學士議狀一卷雖據漢隋諸書存化胡之說而不知王符偽造

之爲非詳論在中宗神龍初元

詔嵩岳慧安禪師入禁中問道五祖旁出○詔沙

彌法藏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都講以聞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授蒲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又難陀參譯華嚴

聖歷元年五月義淨三藏自西竺還車駕御上東門迎勞詔以所奉金剛座佛具容舍利梵經置佛授記寺道場集衆翻譯

二年十月勅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講新譯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地皆爲震動即日引對長生殿敷宣玄義指殿隅金師子

爲譬后豁然領解封師爲賢首菩薩戒師集
其言曰金師子章學者尊稱爲賢首教云○
華陰鄧元英有親故暴亡七日復蘇報元英
驚見冥道官吏將追君父宜急修功德以禳
之元英驚問修何功德可免此事曰急寫華
嚴經一部元英遽買紙向鄰寺多名經生未
逾旬日經已寫畢竟免斯厄復於母墳地產
一華於冬月枯莖中后異之勅賜立孝門以
加旌表
久視元年四月詔敕天下僧尼日一錢作大
像于白司馬坂反音○詔義淨三藏於東都譯
金光明最勝王經天后製聖教序

大足元年成州言有佛跡見甚大詔改號大

足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九

池九

